

血羽簪



娑婆河 著

〈第三册〉



血羽簪



娑婆河 著

〈第三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血羽簪. 全3册 / 娑婆诃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6.2

ISBN 978-7-5057-3681-8

I. ①血… II. ①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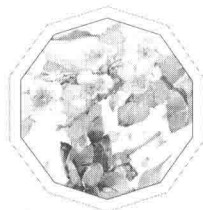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13697号

书名	血羽簪. 全3册
作者	娑婆诃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毫米 16开 55.5印张 933千字
版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681-8
定价	6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不屑江山为红颜

001

第四十二章 鸳鸯交颈勿相忘

018

第四十三章 消断红香怨别离

035

第四十四章 婚变金銮是王储

050

第四十五章 剜目交心筑浮屠

063

第四十六章 泪殇艷颜葬赤义

079

第四十七章 宫心斗乱兵书迷

094

第四十八章 鼎沸朝生赌社稷

104

第四十九章 走马奔象元官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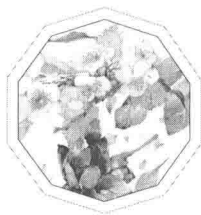
125

第五十章 恨怨交织是前嫌

135

目

录



第五十一章 血梵弑子挽狂澜

144

第五十二章 引雏流亡凤展翼

154

第五十三章 陵寝妄动坤弗怒

164

第五十四章 蝶翅天梯断前缘

179

第五十五章 青僧择爱煞千颜

192

第五十六章 涂炭生灵破九宫

203

第五十七章 欲壑难填谋中计

215

第五十八章 千里帷幄红妆错

230

第五十九章 乾健坤宁现雪狐

248

第六十章 凤引九雏赋云图

267

第四十一章



不屑江山为红颜





震元三载，隆冬大雪。

南川凌睿于迎嫁弃妃之日，挟圣女，迫皇子，喋血而杀，公然反叛。西戎郡主不堪囚辱，请纓助战，携五千西戎军卒，助战京都侍郎，穷追凌睿，誓雪前耻。震元帝怒昭天下，诛杀反叛。南川各地官贵权势，严阵以待，布天罗地网，围剿凌睿。

内有凌睿叛乱，外有东楚来袭。辞楚投川的楚璃侯，游说东楚巫尊未果，率亲卫精兵，抵东楚巫军。先战连捷，后战失利。不过数十日，南川边境已有三州两山，相继沦落。

战火纷飞，烽烟再起。一时间，南川各地，人心惶惶，更有匪盗穷凶，打着睿王叛军之旗号，趁机行乱，为祸乡邻。

安然不过三载的南川苍生，无可奈何地再次陷入了王权争斗的水深火热中……

大雪纷纷，冰寒沁骨。

冀州山野的雪地上，此刻早已是杀气冲天，遍布猩红。

数千名冀州官兵，手持利刃尖刀，径直将凌睿王主仆四人，团团包围。

“睿王爷，大雪冰寒，您身尊玉贵，哪里受得住这样的苦寒？还是乖乖投降，本官或可念在阉国师的面子上，亲自向当今圣上求情，或可饶你一命。倘若你执意反抗，那就怪不得老夫翻脸无情。”

冀州侯厉崇恩率兵卒，扬刀而立。阉邪轩仰天大笑，挑眉踱步，兀自迎着千刀万刃，面不改色地踱步上前，幽幽道：“厉老既然提及先父，那邪轩权且尊您一声叔叔。您本是家父麾下精兵干将，只可惜啊，时运不济，一着不慎，虎落平阳。如此这般将帅之才，却被那心胸狭隘的阉渊小儿，一道令牌，发配回乡，做了一个无兵无权的小小冀州侯。

“本王若是猜得不错，今日若非是那阉渊小儿执意要褫夺我性命，恐怕厉老

今生再无机缘扬刀率兵，披甲而威。”

厉崇恩闻声长叹，须臾收刀慨然：“一朝天子一朝臣。睿王无须挑唆。圣上居高而虑，自有安排。我等既为人臣，合该尽职尽责。如今你公然造反，如何对得起一生忠义的阆国师？”

阆邪轩拱手敬天，甩袍慨然：“如今东楚来袭，不过数日，南川三州两山便已沦陷。厉老若真心怀家国，何不请缨领兵，杀敌护国。以厉老之才，倘若领兵上阵，莫说那区区几万东楚巫军，便是雄兵百万，也休想踏入我南川国土分毫。可眼下，厉老这只胸怀大志的雄鹰，却只能带着一群乌合之众，似鸡雏般戏野山林。厉老扪心而问，这样只想着自己王位，却毫无心胸的妒才君主，可当得起您老的赤胆忠心？”

山风凛冽，径直吹乱那漫天的白雪。

透过那忽闪而起的轿帘，凤羽时时瞬目，暗暗察观。

阆邪轩的义正词严，在冬夜雪空中，听起来何等威严。

凤羽一时间有些错愕。

那一身正气，仿若由骨而生，仿佛平素里那满身的张狂不羁、荒唐颓废，只不过是一件华丽而沉重的外衣，如今在这一番搏命求生的决绝下，毅然决然地脱落在这彻骨的冰寒里。

不，不可能。

凤羽猛然甩头，想要将这渐起的情绪，扼杀。

一定是在演戏。荒唐残忍如他，怎么可能会生出这般家国天下的胸怀？他应该只是那个整日里醉生梦死、不问世事、留恋花间的混世魔王。他，只能是那个夺了她贞洁，却又整日里对她死缠烂打、毫不讲理的纨绔皇胄。是，一定是这样。

凤羽拼命地回想着过往的疼痛，想用深刻的憎恶，来掩饰心中刚刚生起的那一种情绪，那一种她自己都不敢面对的情绪。

“睿王何必如此。老朽行将就木，哪里还有资格披甲上阵，更莫论什么杀敌报国。现下，厉某只想在有生之年，为阆国师效忠了一生的南川天下，站好最后一班岗。只是世事难料，万万没想到，厉某今日会与睿王兵戎相见。”

厉崇恩缓缓扬刀：“睿王，听厉某一句，回头是岸。你和他既为叔侄，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好生言语？想来国师便是在世，断然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子孙，为了一个女人，就此穷兵黩武，弄得天下不安。”



阆邪轩闻声大笑：“何止是一个女人。本王更是为了这天下苍生，才要冲冠一怒，叛出朝纲。厉老合该识时务，择明君，实在不该这般浑浑噩噩地替那阆渊小儿白白卖命。”

厉崇恩长叹一声，缓缓运力抬刀相向：“既如此，那睿王便莫怪厉某的长刀无情。”言罢，缩眸生威，朝着凌睿王砍去。

媚无颜见状，正要上前迎战，却不料凌睿王怒喝一声：“退下！”

“王爷。”

单威和淳天也不由得忧心而喊，刚要上前，却被阆邪轩伸臂拦住。

单刀落肩入肉，霎时鲜血淋漓。

“你……你为什么不还手……”

阆邪轩大义凛然，一脸决绝：“本王敬重厉老一生忠义，满骨精诚，这一刀，且算本王替亡父对厉老一生效忠南川的感恩。”

厉崇恩闻声垂泪，顿时心生不忍。

“邪轩，你何苦踏上这条不归路。如今圣上怒昭天下，就算今日叔叔放你一条生路，你又如何逃得脱那诸州各地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

阆邪轩忍痛一笑：“厉老的嘱托，邪轩心领感怀。”

两人隔刀相望，尚未来得及多言，忽听得暗夜雪空之中，陡然响起声声怪异的鸟鸣。

凤羽闻声探首，举眸环视。

只是尚未来得及回过神儿，原本持刀待命立在厉崇恩身侧的一众官兵，霎时冷然瞪目、面无表情地扬刀上前，朝阆邪轩众人穷凶而来。

“小心！”

凤羽看得真切，一时间忍不住惊呼。

厉崇恩来不及回头，只觉后背陡然间一阵剧痛，被飞奔而来的一名小卒挥刀而砍，生生砍在那护命战甲上。

阆邪轩怒眸生威，飞起一脚踢飞厉崇恩身侧的小卒。

厉崇恩拔刀怒然：“放肆！谁让你们进攻的？”

原以为众人听令，定会收了放肆。却不料一声冷喝未歇，又有一名小卒持刀而来，朝着厉崇恩就要砍杀。

单威飞出冲天戟，穿肠破肚，将那小卒悬空定在雪地之上。

媚无颜夺刀张狂，飞转身形，结果了一众兵卒的性命。

淳天软剑飞绕，死死圈住一名兵卒的脖颈，冷声骂道：“好大的胆子。没有厉大人的命令，竟敢擅自行动。”

那小卒闻声不语，依旧是满面冷寒，挥舞着四肢，一番发狠。

厉崇恩怒然上前：“你们这是要干什么？竟然敢不明命令，擅自行刺。”

淳天凝眉生疑，一把松开那小卒，正要问个究竟，却不料那小卒翻掌生风，吸起身侧的一把单刀，旋即不待厉崇恩瞬目，便飞速出手，狠狠刺入厉崇恩的前胸。

“混账！”

厉崇恩忍痛怒然，挥刀砍下了那小卒的脑袋。

闾邪轩疾步上前，搀扶住踉跄后退的厉崇恩，旋即若有所思地沉声道：“迷心蛊。”

厉崇恩闻声一愣：“睿王何意？什么迷心蛊？”

闾邪轩幽幽道：“东楚的阴谋。妄图用迷心蛊控制我南川各州兵将，只待时机成熟，便可长驱直入。到那时，图谋南川，便如入无人之境，易如反掌。”

厉崇恩惊怒交加：“痴心妄想。但凡有我厉崇恩在一日，东楚贼人便休想得逞。”

闾邪轩缓缓摇头，满心忧虑：“怕只怕，我们来不及了。”

话音刚落，又有一众兵卒挥刀袭来。

厉崇恩长刀横甩，威声怒喝：“东楚蛊奴，我厉崇恩在此，你们休得痴心妄想。拿命来！”

山风鬼哭狼嚎，惊怒之中席卷天地，激荡雪龙。

凤羽抱紧了皇子，刚要下车，却陡然间只觉车轿一阵颠簸，急忙伸手紧紧撑住了轿顶横梁。

暗夜之中，雪龙嚣张，几名蛊奴兵卒面无表情地挥刀运力，将凤羽所乘的车轿死死逼上了悬崖。

“不好！”

媚无颜惊呼一声，登时运力，飞身落上轿顶，旋即飞掌借风，一把将那两名蛊奴打落悬崖。

那车轿适才被那两名蛊奴推空而悬，待得那蛊奴撒力而坠，登时受力不稳，受重而晃，凤羽怀中的婴孩一时受惊，霎时大哭不止。

媚无颜奋力稳住车轿，急切地喊道：“圣女，护皇子，千万别轻举妄动。我



这就想办法救你们出来。”

话音刚落，却不料周身四下顿时齐齐飞来四把长刀，媚无颜惊心而叹，仰面躬身贴在轿顶。刚刚躲过了那长刀来袭，却陡然间身下一阵剧烈的颠簸，紧接着，还未等媚无颜回过神儿，整个车轿便翻坠而下……

“羽儿——”

阆邪轩疾步飞身，顿足悬崖，便是一声痛心惊呼，却不料，入目所及除了那皑皑一片无情的惨白，再无其他。

连皇子惊恐的啼哭声，也在阵阵山风的嚣张下，愈渐愈远地淹没在大雪纷飞中。

“羽儿——”

阆邪轩单膝跪地，又是一声痛心哀叹，手中紧握的长剑霎时间迎风飒飒，径直将飘飞而袭的冰雪怒然碎作一空凉尘。

淳天三人奋力杀尽最后一名蛊奴，顿时疾步上前，痛心蹲伏在阆邪轩身侧。

“王爷放心。圣女和皇子有媚姑娘相随，一定会没事的。”

“是啊，王爷。圣女和皇子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王爷眼下，合该考虑自己的安危才是。”

厉崇恩忍痛凝眉，跪地昂首便是一声哀叹：“国师在天有灵，若是见得他一心护佑的南川王朝，竟会落到今天这步内忧外患的田地，该是何等痛心。邪轩，你若还是阆家男儿，便不该把一身肝胆，葬送在儿女情长上。”

阆邪轩锁眉切齿，双眸定定望下悬崖。暗黑的夜空，映着皑皑雪白，无情地映在他晶亮如星的眸子中，除却悲凉痛心的绝望，再无其他。

许久，他合眸长叹，缓缓起身，只是握着那一把长剑的手，却越发笃定地紧紧握牢，无声却坚定地将心底的信念，渲雪染空，震彻四海。

从这一刻起，整个乾坤，他阆邪轩都要决绝而争。

厉崇恩抬眸而望，不觉一怔，却再也忍不住，两行浊泪布满沧桑的脸。这一刻的阆邪轩，与他时时追思却早已驾鹤的定国英烈，是何等神似。

“王爷……”

单威正要上前说什么，身侧的淳天却陡然间灵动双耳，面色凝重，不安地发出一声：“不好，有追兵。”

厉崇恩一跃而起，警神惊声：“冀州兵卒，几乎全在此处。怎么可能还有追兵？难道是东楚的巫军？”

一语方歇，淳天和单威登时齐齐上前，一齐护在凌睿王身前。

厉崇恩横握单刀，凛然高声：“睿王放心，有我厉崇恩在一日，便不容那东楚贼子对閩家儿孙有一丝一毫的伤害。”

单威和淳天相顾一视，将视死如归的决绝，不约而同地会意对方，正欲与来人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忽听得前方兵马戛然而止，紧接着一声急切之中满是欣喜，顿然响起：“前方可是睿王閩邪轩？官则鸣来迟了，王爷万勿责怪。”

“官则鸣？”

单威和淳天异口同声发出惊诧声。厉崇恩也在一霎间撤刀，若有所思地疑声道：“慎刑司官则鸣？”

閩邪轩冷然踱步，缓缓上前。官则鸣飞身下马，满脸欣喜地对着閩邪轩道：“我就知道，官某不会救错人。王爷，二十一年前，官某因王爷而远走他乡；二十一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大雪皑皑，官某又因王爷披甲而归，当真是天意，天意啊。王爷此时不举义，更待何时？”

言罢，转身侧首，将身后披戎御马的精兵强将示意眼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王爷一声令下，我等必当肝脑涂地，誓死追随王爷左右。”

閩邪轩环眸察观，不言语。厉崇恩提刀上前，将一身戎装的官则鸣上上下下一番打量。官则鸣警惕回神儿，凝眸审视。不过须臾，两人便异口兴声道：“官孝天？”

“厉崇恩？”

两人齐步上前，交掌而握，四目交接，满眸尽是言不尽的感叹惊喜：“真想不到，二十一年前，被閩国公生生赶出府的官孝天，便是如今南川王朝的慎刑司掌事。”

官则鸣慨然长叹：“将军在上，请受孝天一拜。”

言罢，甩袍躬身就要跪拜。厉崇恩急忙搭手，一把将他拉住，随即又是一声慨然：“唉，往事休要再提。如今厉某哪里当得起‘将军’二字，不过是苟延残喘的一把老骨头。”

官则鸣闻声义愤，一把握紧厉崇恩的手，激愤道：“閩渊小儿残暴昏庸，妒才杀忠，实乃彻头彻尾的昏君。厉老若不嫌弃，你我兄弟二人，便再次携手，共同辅佐仁主明君。如此，方对得起为南川尽忠而眠的閩国公。”

厉崇恩闻声凝眉，缓缓松开了官则鸣的手。官则鸣见他一脸犹豫地缓缓后



退，不由得追步急声：“三年前，成元帝大婚，那宦之梵用伪造的狮虎符，调兵遣将，替他那心胸狭隘的儿子，弑帝杀君，谋了皇位。却不料阉渊方一登基，便设下毒计，将那宦之梵用假兵符调来的阉国公苦心栽培的一众精兵，连同那成元皇宫的无数无辜，活焚致死。如此心狠手辣、草菅人命的无良君主，厉将军当真愿意为他卖命？”

厉崇恩拱手敬天，无奈叹声：“阉国公临终遗言：阉家儿孙不得因王权皇位，自相残杀。那阉渊虽心性不端，但如今天意使然做了君主，厉某身为人臣，自当竭心尽力，尽职尽责。”

官则鸣愤然疾声：“阉国公临终立训，为的是天下苍生能在圣主明君的治理下，一享安然。可那宦氏母子，为了保住皇位，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污蔑忠臣，分尸将女，抢童祭海，择囚攀虎，这一桩桩、一件件惨绝人寰的事，早已将这偌大的南川王朝搞得民怨载道。厉将军近身百姓，想来要远远比官某更能体会到苍生的不幸和悲苦。”

厉崇恩闻声长叹，欲说无语，心头的怒火霎时愤然而生。

官则鸣追言义愤，指着周身四下丧命血泊的冀州军卒，恨声道：“就为了逼迫阉国公藏在民间的兵卒，那宦之梵明知假意投川的东楚璃洛心怀不轨，却依然姑息养奸。只弄得现如今，我泱泱大国在旦夕之间，无数兵卒饮盍成奴。厉将军，南川王朝岌岌可危，您当真还要继续犹豫不决，任由这败国的宦氏母子拿这无辜百姓的鲜血，染红他们的皇权？”

厉崇恩凝眉抬眸，一众军卒霎时威声震天：“昏君无道，人神共愤。铲除奸佞，天下太平。”

厉崇恩闻声，心中霎时激荡出万丈豪情。

官则鸣猛甩衣袍，跪地搭手，高声恭敬道：“恭迎厉将军，再领三军，重事明主。”

厉崇恩仰天长叹：“也罢。阉国公在天有灵，定是希望他恪尽诚勇守护的南川百姓，能得遇圣主，安然此生。”

言罢，猛然跪地，对着阉邪轩表尽忠诚：“睿王在上，受厉某一拜。”

阉邪轩闻声瞬目，面容之上，片片凝重重叠叠加，将他的心绪掩盖无疑。

单威见状，登时焦急，急忙上前一步提醒道：“王爷，王爷。”

淳天也难掩心中的激动，急忙催促道：“王爷，眼下如此这般，您合该顺应民意，就此揭竿，也不枉国公大人……”

孰料，淳天的话还没说完，阆邪轩便冷然发出一声张狂：“你们可要想好了，本王姓阆，名邪轩，是那阆渊小儿亲封的纨绔皇胄——凌睿王。”

众人闻声惊愣。阆邪轩却再次不屑地发出一声冷笑：“本王是阆邪轩，自是不甘被那宦氏母子牵着鼻子走，所以宁死一搏，只为与心上红颜，共守连理。至于王位、天下，那还要问问本王的爱妃，究竟是不是看得上。她若看得上，本王权且收下你们送来的烫手山芋；倘爱妃不屑一顾，那本王宁可千夫所指，也不会就此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王爷，您……”

单威惊声扬手，就要上前。淳天却陡然抬手，一把将单威拉住，眼眸之中，尽是不可思议的疑惑。

官则鸣气急败坏：“阆邪轩，你……”

厉崇恩缓缓起身，凝眉冷声：“是啊，他说得对。我们都忘了，他是生性不羁的顽劣皇胄，不是那心怀家国的治世之才。”

阆邪轩闻声大笑：“厉将军所言极是。不过，既然你们如此这般诚挚相邀，本王也不妨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众人闻声再起惊疑。只见阆邪轩若无其事地缓踱而行，口中幽幽道：“厉将军口中的‘治世之才’，官大人寄予厚望的圣主明君，我那身世悲惨的同胞弟弟，尚在人间。”

此言一出，众人再次惊诧瞪目。

官则鸣和厉崇恩齐步上前，惊声而问：“你说什么？你的胞弟……他……当真还在人世？”

“这……这怎么可能……”

阆邪轩微微瞬目，不屑一顾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许是上苍垂怜，不忍心让你们心目中的治世之才英年早逝，是以才如此这般，跟诸位开了个玩笑。”

官则鸣闻声，越发欣喜：“他在哪儿？你的胞弟，他在哪儿？”

厉崇恩也满心欣喜：“是啊，睿王快快告知我们，祉轩贤侄，他现在何处？”

阆邪轩闻声一笑，冷冷道：“他在何处，自然只有本王一人知晓。尔等若是当真想见到他，须得先答应本王一件事。”

官则鸣暗暗咬牙，急切道：“你说。”

“本王的爱妃，生死未卜，你们就算是要谋乱天下，合该先帮本王把女人



找到。”

“你……”

官则鸣一腔怒然，就要开骂。厉崇恩闻声凝眉，须臾径直拉住官则鸣，沉声对阉邪轩道：“王爷，人，我等可以帮你找。但还请王爷看在国公先人的面子上，务必答应厉某一个条件。”

……

风卷残云，天色依旧阴沉。

晦暗的天色，伴着阵阵刺骨的寒风，在一片冰天雪地的煞白里，望之令人不由自主地心生恐惧，好像那难以预测的天威，会随时撒刀而降，怒然宣泄在战火四起的南川大地。

残木横斜，破门歪缺。

早已破败不堪的山神庙里，此刻却火把熊熊地昭示着西戎珂玉心中的怒然。

“再打。”

一声厉喝，飞鞭四起。媚无颜双手被束，悬空而坠，任凭道道皮鞭绝命般抽在身上，惨白的容颜之下，却依旧是一番不屑一顾的轻蔑。“珂玉娃娃，有本事你弄死我。”

珂玉闻声怒然，一道飞鞭缠上满身血痕的媚无颜的脖颈，恨声道：“别以为本郡主不敢杀你。”

媚无颜挑眉嚣张：“就凭你？嫩了点儿。”

珂玉冷笑一声，陡然运力缩紧了长鞭。媚无颜惨白的容颜，霎时青紫。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只可惜啊，就算你肯替那凌睿王去死，阉邪轩也不会为你掉一滴眼泪。你不过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哦，不，就算是狗，没准儿他还会时不时地爱抚一下。可你？哼，丑得让人恶心，连看一眼都觉得晦气，更别说碰了。”

“闭上你的臭嘴，西戎蛮子。”

珂玉见她被激怒，越发得寸进尺道：“媚无颜，你得好好想清楚了，你这个在人家眼里畜生不如的东西，就算是死了，又有什么用？女人嘛，还是应该多为自己想想。今日你若说出那阉邪轩和那兵书的下落，本郡主非但饶你不死，还可以发发慈悲，把你带回西戎，予你赐婚，让你从此再不用跟着那大逆不道的无情凌睿，受尽侮辱，如何？”

媚无颜闻声仰头，顷刻间爆发出声声大笑。珂玉见状，不耐烦地狠狠缩鞭，

霎时缠紧了媚无颜的脖颈。

媚无颜憋闷而咳。珂玉冷声凝眉，恐吓道：“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媚无颜无力地抬头，口中依旧是毫不妥协的嚣张：“珂玉娃娃，你多久没照镜子了？不过一个跳梁小丑，竟然也妄想图谋兵书。哈哈哈……”

珂玉闻声，霎时怒不可遏，登时飞鞭朝着媚无颜劈头盖脸便是一阵猛抽。

不过须臾，虚弱的媚无颜便痛厥而晕，只是胸前圈圈缠绕的绳索，却因那珂玉的怒然奋力，生生断出了分毫裂隙。

“郡主，她醒了。”

一声急切的通传，响在耳侧，珂玉闻声顿手，旋即转眸冷笑，对着刚刚昏迷的媚无颜说道：“你不说，自然有人替你说。”

言罢，猛然撤鞭，威声命令道：“把那个贱人，还有那个孽种，一并给本郡主带上来。”

话音刚落，早有两名兵卒，不由分说地胁迫着凤羽和那昏沉而眠的南川皇子，径直来到了山神庙的前堂。珂玉握鞭在一尊破损的山神石像前抬足而坐。但见得面前战战兢兢而来的一袭乱衫下，污颜垢面，散发飞乱，满脸的惊骇与不安。珂玉不由得微微凝眉，旋即缓缓落足起身，朝着那满心惊惧的妇人走去。

“你是……”

待得近身举眸，细细端详，心中的诧异却越发浓重。

这张虽然满面血污，却依旧惊艳的容颜，的确是那卿蕊，可这副神情、这身气质，却怎么看都不像是平素里那个临危不乱的惊世红颜。

珂玉心中的好奇刚生，便见得面前的美妇人急切地向她发出一声哀求：“这位小姐，这是哪里？你们抓我做什么？我……我哪里得罪了你们？”

珂玉闻声再次一愣。

凤羽此刻的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但见得眼前的熊熊火光，腥血片片，霎时惊心而惧。

恰在此时，一声响亮的婴啼，响在耳侧。

凤羽循声转身，本能地一把抢过那孩子，紧紧搂在怀里。

“这……这可是我的孩子？”

珂玉凝眉转眸，绕着凤羽一番踱步。

须臾，珂玉怒然一笑，冷声挑眉：“卿蕊夫人，你果然聪明。竟然妄想用假装失忆，来自保安然。你当真以为本郡主是三岁小儿。”言罢，飞鞭而来，一把



将那皇子夺了过来。

“不要……”

凤羽惊呼一声，就要上前去抢，不料早有两名侍卫举步上前，一把将她钳住。

珂玉收起飞鞭，缓步走向堂内炭火熊熊的火盆，一边若无其事地翻转着一块烙铁，一边佯作可惜地啧啧而叹：“啧啧，真是可怜。这么小，就要替人受罪。”

言罢，猛然一手提起皇子的脚踝，将那弱小的婴孩倒立悬空，另外一只手扬起一块炙热的烙铁，在凤羽面前一阵摇晃：“卿蕊夫人，一个人演戏多累，本郡主，这就陪你好好演一场。”

说完，飞眸含笑，将那炙热的烙铁缓缓迫近皇子的小脚丫。

“不要……不要……”

凤羽惊心瞪目，一颗心霎时提到了嗓子眼儿。刹那皇子的哭声越发凄惨惊惧。

珂玉顿手悬空，将那烙铁停在皇子身前数寸处，又是一阵佯作可惜：“小家伙啊小家伙，你若是就此送命，可端的怪不得本郡主，要怪就怪那‘足智多谋’的卿蕊夫人才是。谁让她在本郡主面前费尽心机地假装什么失忆。”

凤羽惊抬泪眸。满面狠辣的珂玉恶声问道：“閼邪轩在哪儿？兵书在哪儿？你说还是不说！”

凤羽闻声惊愣，张口结舌：“什么閼邪轩？什么兵书？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珂玉闻声冷笑：“不说？那你可别后悔！”

言罢，运力，一把将那烙铁狠狠地按在皇子的脚心。

“不……不要……”凤羽彻骨而痛，伴随着那一声尖锐的婴啼，拼尽周身气力，一把甩开身侧惊愕的侍卫，旋即疯魔一般冲向珂玉，拼命地抢过那皇子，转身便要择路而逃。

珂玉被突然袭来的凤羽撞得踉跄，待稳步定神儿，顿时怒喝一声：“抓住她。今天就是弄死她，也要问出那閼邪轩和兵书的下落。”

一众侍卫，闻声上前，逼向满心惊慌的凤羽。

凤羽含泪而悲，惊心后退：“你……你怎么能这么狠心……竟然伤害一个孩子……”

珂玉冷笑瞬目：“孩子算什么。你若不说出閼邪轩和兵书的下落，本郡主即日屠城，定将这山神庙方圆三十里杀个片甲不留。”